

中国作家协会重点扶持作品

B E I J I N G G U S H I

当你不经意的一声叹息

都会让我心痛时

才明白今生我再也无法离开你

我会流着泪等你归来

北京故事

朵拉图/著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BEIJING
GUSHI



朵拉图 / 著 北京故事

APCTIME
时代出版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京故事/朵拉图著.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6.7

ISBN 978-7-5396-5734-9

I. ①北… II. ①朵…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89379 号

出 版 人:朱寒冬

责任编辑:张妍妍

装帧设计:张诚鑫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press-mart.com

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awpub.com

地 址: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230071

营 销 部:(0551) 63533889

印 制:合肥创新印务有限公司 (0551)64456946

开本:700×1000 1/16 印张:16.5 字数:300 千字

版次:2016 年 7 月第 1 版 201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3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CONTENTS

目 录

- 第一章 六个女孩 / 001
- 第二章 你能借给我三千元吗 / 009
- 第三章 橙色的梦 / 033
- 第四章 有一个故事将要发生 / 052
- 第五章 零点之前要回家 / 066
- 第六章 忧郁王子 / 088
- 第七章 误拨一个电话 / 101
- 第八章 当春遇见夏 / 124

第 九 章 你为什么不接我的电话 / 149

第 十 章 秦小溪的第一次 / 160

第十一章 三人自驾游 / 179

第十二章 太多的想不到 / 194

第十三章 秋的日记 / 220

第十四章 两个梦 / 247

第一章

六个女孩

苏筱筱这几天总在偷偷地抹眼泪,谈了半年的男朋友和她分手了。他们是大三下学期开学后才认识的,现在是大四的上学期刚开始。苏筱筱的男朋友是有事业、有钱、有车、有房的成功男士,只可惜他还有老婆。

几天后,苏筱筱的室友们都知道了,因为苏筱筱哭的时候毫不避讳了。

秦小溪安慰苏筱筱:“不要为这种人伤心,他纯粹是一个感情骗子,忘了他!就当是做了一场噩梦。”

而苏筱筱却哭哭啼啼地说:“我忘不了和他在一起的点点滴滴,我感觉他是真真切切地爱过我。”

叶小童说:“爱过就是过去式,还想他干什么?我也感觉他是个骗子,为什么一开始他不告诉你他有老婆。”

苏筱筱仍然为她负心的男朋友辩解:“不是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他不会离开我的,我感觉直到现在他还是爱我的。你们不知道,分手时他握着我的手久久不肯松开,我那么真切地感觉到他的恋恋不舍,当我抽出手时,有种近在咫尺却要生离死别的感觉……”

叶小童说：“怎么会走投无路啊？他要是真爱你，和他老婆离婚就是了。”

平时很少插话的张月娥说：“我看你还是算了吧，就是他真的能为你离婚，这样的男人你敢跟吗？人家老婆怎么办啊？你不怕将来遭报应啊？”

苏筱筱恼怒地冲着张月娥：“你懂感情吗？”

王晓文看不下去了，不客气地对苏筱筱说：“你还真认真了！什么恋恋不舍、生离死别啊，还不肯松手，就凭你那又白又嫩的小手，哪个男人握着想松手啊？实话告诉你，如果是个老色鬼握着你的手，不只是不松手的问题，还会伸出另一只手摸你的手背，边摸边说，好白哦！好嫩哦！”

叶小童毫无顾忌地哈哈大笑，一直沉默的沈妮趴在桌子上笑，张月娥转过身去也在笑，难得的是苏筱筱也破涕为笑了。

秦小溪走到苏筱筱身边关切地说：“好了，快洗洗脸睡吧。”

熄灯后，隐隐约约听到苏筱筱还在抽泣。王晓文说：“你还有完没完呀？我看用中文劝你这洋人还不管用呢，送句英文给你，听不听随你便。No man or woman is worth your tears, and the one who is, won't make you cry(没有任何人值得你流泪，值得你流泪的人不会让你哭泣)。”

苏筱筱果然不再哭了。秦小溪从心底里佩服王晓文。

第二天，秦小溪和王晓文谈起这件事还笑呢。秦小溪问王晓文：“你怎么有把握，说出那句英文就能劝住她？”

“我感觉，她在以往一定因为男朋友哭过很多次，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你想一想，她哭过那么多次都没有用，听到这句话时，能不反省一下，她流的眼泪值不值吗？”

秦小溪说：“但愿她能早一天醒悟。”

一个月后，苏筱筱从失恋的阴影里走了出来，迷人的笑容又重回到她的脸上。

苏筱筱所在的A大学是一所北京著名的大学，不止在北京、在全国闻名，甚至在世界也是有一定名气的。前几年据说在这所学校设计系学习的学生不用等到毕业，就会有很多知名的大公司上门来签约，最风光的时候，大二的学生都能签到合约。那时，人们常说，你只要能跨进A大学的校门，就等于已经找到了一份体面的工作。

现在不同了，全国遍地都是开设设计专业的学校，每年从设计系毕业的大学生成几何级数递增，给用人单位提供了很大的选择空间，他们更愿意低薪多雇用几个人，人多总比人少工作好干，真到需要智慧的时候，三个臭皮匠总能抵一个诸葛亮吧。

用人单位的思路转变，以及越来越多的设计系毕业生走出校门，无疑对她们这些即将从名牌大学毕业的学生是一个不小的冲击。

苏筱筱所住的宿舍是一座四层楼的一楼，她们系四个年级的女生都在这一座楼里。每间宿舍里有六个人。

苏筱筱是上海人，是她们宿舍六个人中最浪漫的女孩，有着很甜的笑容，而且一笑，她的眼睛就自然弯成月牙的形状，十分迷人，大概她自己也很清楚这一点，所以她最常有的表情是微笑。有一次，她手里拿着小镜子，边笑边照，照了老半天。

秦小溪说：“你已经够美了，还照什么呀，浪费时间。”

她却认真地回答：“人家说国际上普遍认为，最标准、最美的微笑是笑的时候正好露出八颗牙，我在看我笑的时候是不是正好露出八颗牙。”

王晓文不无揶揄地说：“幸亏你有一口整齐洁白的牙齿，如果你的牙长得里出外进的话，你就该说中国最标准、最古典的美是笑不露齿了。”

有一次，苏筱筱不在宿舍里。她们议论起了上海人，忘了是谁说的：“上海人非常势利，最瞧不起外地人了，他们把所有的人分为三类：一是外国人，二是上海人，除此之外的所有的人通通称之为乡下人。谁家来了亲戚，哪怕来的是北京人，邻居也会问：‘你们家乡下来亲戚了？’还有，上海人特别小气，据说六个男人对着四碟小菜，只看不吃，请客的还说：‘怎么搞的，搞着搞着又点多了，快吃快吃。’”

她们哈哈大笑，王晓文却说：“不要打击一大片啊，只有上海的某些小市民才会这样，绝大多数的上海人不是这样的，比如苏筱筱可是浪漫得要死，一点也不势利，也不小气。”

王晓文就是这样一个人格直爽、说话常一针见血的女孩。

叶小童是一个单纯大方的女孩，有着男孩一样的性格。她家就在北京，父亲是某部的一个什么领导，她在宿舍里住的时间最少，从大一到大三期间，基本上不怎么住宿舍。进入大四后，每周能住个三四天，她说一定要好好珍惜这段和同学们在一起的时间，等毕业以后再见面就难了。

每次从家里回来，她爸爸的专职司机都是跟在她的后面，提着大包小包的东西。这些东西多是好吃的零食和各种水果，每次她都喜欢把这些东西拿出来和大家一起分享。有时秦小溪不好意思吃，叶小童就说她：“你酸什么呀，还不赶紧吃，再不吃就没有了。”而张月娥有时看见东西不是很多，往往会说自己不喜欢吃，其实大家都心知肚明，她是让给她们吃的。

一天晚上，叶小童洗完脚后，往脚上抹护肤品，用的是一个国际知名品牌的化妆品。苏筱筱眼尖，看到后尖叫着跑过来：“你太过分了吧！用不了我们可以帮你用，干吗那么糟蹋名牌呀？竟然用它擦脚后跟！”

叶小童不急不慢地说：“激动什么呀，假的！”一边说一边继续往脚上抹。

苏筱筱拿起瓶子仔细地看，疑惑地问：“你怎么知道是假的？”

“送我妈化妆品的人我认识，凭他的经济条件，根本就买不起这个牌子的化妆品，还不知是从哪里买的廉价货呢。”叶小童说着又拿出一瓶扔给苏筱筱：“你敢用送你一瓶，不过出现什么问题我可不负责任。”

苏筱筱看着手里的化妆品，感慨万千地说：“没有钱太悲哀了，让人误会成这样，即使是买了高档的东西送人，人家也会认为是假的！”

沈妮是个长相很普通的女孩，来自农村，不过她的家乡比张月娥的家乡要富裕不少，她的脾气有点倔强，认准的事，谁劝也不听。还是在大二的时候，她们班上一个酷爱哲学的戴着一副厚厚眼镜的男生就开始追求她。这个男生除了镜片有点厚之外，人很有才气，同学们给他起了个绰号叫“博士后”，人长得也算是一表人才，还有很好的家庭背景，可以说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都配得上相貌平平的沈妮，他从大二一直追到大四，可是沈妮还是不动心。

对于这件事情，苏筱筱的评价是：“沈妮早晚会后悔的，我就搞不懂她究竟是怎么想的。”

秦小溪也感觉那个男生够优秀的，如果沈妮同意，留北京工作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提议她们是不是一起劝劝沈妮：“这个问题的关键在沈妮。”

王晓文说：“什么关键在沈妮啊，我看关键在‘博士后’呢。”

秦小溪问：“为什么？”

王晓文回答：“你们没看他戴着镜片那么厚的眼镜吗？这说明什么，说明他眼神不好，也许到现在他还没有真正看清沈妮长什么样呢，如果他眼神好的话，应该追苏筱筱啊。”

苏筱筱骄傲地说：“去你的，少拿我开心，我可不找这样的。要找就找有事业、有钱、有车、有房的成功男士。”

叶小童说：“看见没有，上海小市民的本性一览无余了吧？”

“你说的成功男士好像还漏了一点，应该是有事业、有钱、有车、有房还有老婆。”王晓文脱口而出，突然意识到自己说错话时已经晚了。

大家沉默。苏筱筱的眼圈红了。

秦小溪和王晓文是无话不说的闺密。她们有共同的特点，就是都爱好文学胜过一切，包括她们所学的美术设计专业。

有时她们常感叹命运是什么，王晓文经常反驳不相信命运的同学，她常说的是：“君不信命运，世间何得有富贵，何得有贫贱？”

有一次，追沈妮的那个男生认真地和王晓文辩论：“什么命运啊，我国古代的哲学家范缜早在南北朝时期就给命运下了定义，命运就是偶然性。人之生，譬如一树之花，同发一枝，俱开一蒂，随风而堕，自有拂帘幌，坠于茵席之上；自有关篱墙，落于粪溷之侧。”

王晓文哈哈大笑：“你之乎者也了半天，还是证明我的理论是正确的，为什么你是落于粪溷之侧的花，而我却是坠于茵席之上的花？尽管你不服，这就是命运，没办法。”

那个男生羞得无地自容，在女生的起哄下逃跑了。

秦小溪从小就喜欢读文学书籍，尤其是对诗有着浓厚的兴趣，她最喜欢的诗人是泰戈尔和普希金。还在上初中时，她的小诗就经常发表在校报上。

王晓文则对诗、散文和小说通通喜欢。她几乎读遍了古今中外的名著，很多优美的词句能随口道来。她常说没有读过名著的心灵是粗糙的，没有被感动过的情怀是青涩的。她最大的梦想是能出一本诗集或者小说，然后一夜成名。

最幽默的是那天，王晓文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地告诉秦小溪：“你知道吗？你最崇拜的诗人泰戈尔和普希金的名字在‘智能 ABC 输入法’下输入全

拼一打空格就出来,根本不需要选择字,尤其是普希金的名字,打过一次,只需输入‘PXJ’就出现‘普希金’三个字,不信你试一试,证明他们太出名了。我试了一下输‘WXW(王晓文)’,哈哈,你猜怎样?”

秦小溪好奇地问:“出现什么字?”

王晓文叫道:“简直是岂有此理,竟然是‘文学外’三个字,我还做梦写小说一夜成名呢,一下就把我整到文学外去了。”

秦小溪笑得眼泪都出来了。

为什么她们都没有选择学文科而是学了美术专业,针对这一点,王晓文经常一本正经地对秦小溪说:“这就是命运。为了我今生遇见你,知道你在这里等我,让我选择了不是最喜欢的专业,你可要珍惜我啊!”

秦小溪却笑着说:“我也相信命运,可是它为什么不看在我们俩对它虔诚的分上,让我们相遇在北大呢?”

每当这时她们都会开心地笑。

秦小溪和王晓文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她们都非常喜欢学习英语,而且她们学习英语的目的也惊人地相似,都不是为了考试而学习,而是为了常人无法想象的目的去学习,那就是她们都渴望能读懂原版的名著,而不是通过翻译变成的中文版。她们一致认为:通过翻译的中文版,都有一定程度的演绎,或者是加入了一些翻译者的个人色彩。

秦小溪看过很多国外诗人写的诗,翻译成中文后,除了偶尔一两篇精彩,大部分都比较平淡。她总认为是翻译的水平有限,从不怀疑诗人的写作水平。

就如某一天,她们宿舍的几个人凑在一起,议论报纸上的一张照片,是一个被媒体报道与某著名导演有暧昧关系的女演员,她们一致评价照片上的女演员太丑了。秦小溪却不这么认为,她对她们说:“你们可以怀疑摄影师的水

平,但绝不能怀疑导演的眼光。”后来那个女演员主演的电影上映了,银幕上的女演员不仅漂亮得无可挑剔,演技也相当不错,女演员因此一夜成名。

王晓文感慨地说:“看来,读没有经过翻译的名著是最明智的选择。”

第二章

你能借给我三千元吗

进入十月份了,北京的天气开始转冷。这天下午,秦小溪在宿舍里看书,这些书都是上个月才从书店买的,由于看得太专注,忘了学校食堂吃饭的时间。同学们都去各忙各的了,秦小溪还在那里如痴如醉地阅读。这时,忽然从书里面掉出一张名片。她想了起来,这是买书那天下午从书店出来时,一张用橡皮筋捆绑在自行车车把上的名片。她的自行车没有车筐,看到同学们一出门回来就能收获一车筐的小广告,她暗自庆幸没安车筐的英明。而这次发广告的竟然能把广告捆绑在自行车的车把上,她无可奈何地笑了,取下来一看,是一个送外卖的小广告,当时她想以后也许会用到,于是随手夹在了书里。

没有想到现在真用上了。她拿起卡片仔细地看,卡片的正面印的是快餐店的名字,上边是红色行书字体的“四季香”三个大字,下边是黑色字体的电话号码,在印刷体的电话号码右下方是一个手写的“春”字和手机号码,卡片的背面是密密麻麻的菜名。她用手机拨了手写号码:“你好,是四季香快餐店吗?”

对方是一个男中音，带着浓厚乡音的普通话：“是的，请问您需要订餐吗？”

秦小溪说：“我想要一份水果比萨。A 大学你知道吗？”

对方答：“知道。我前几天刚去过。”

“我在三号楼，你到了以后给我打手机。”

“好的。大约半小时后送到。”

“谢谢！”秦小溪看了一下手表，七点了，还得再饿一会，也只好看书等着了。

七点半时，秦小溪的手机响了：“您好！我是四季香快餐店的。我已经到三号楼门前了。”

秦小溪原来穿着粉色的纯棉针织面料的长裙，有点像睡裙，来不及换衣服，就随手拿了件粉色毛外套一边往身上穿，一边向外走，走到楼门口才发现忘了换鞋，脚上是一双棕色的毛毛熊拖鞋。

送外卖的大男孩就是春，他站在离楼门不足两米远的地方，正伸着脖子向门里面看。看到秦小溪笑吟吟地走出来，春立刻从旁边自行车筐里拿出一个正方形的纸盒和一个封了口的纸杯递给秦小溪。摸着温热的纸杯，秦小溪好奇地问：“这是什么？我只点了比萨呀。”

春十分热情地介绍着：“这是我们店新推出的青菜汤，你尝一下，算我送你的。”

秦小溪想起来还没有付钱，便对春说：“那谢谢啦，多少钱？等我一会儿，给你送出来。”

春回答：“三十八元。”

秦小溪刚要转身回去，又改变了主意，向侧边迈了几步，对春说：“你过来看，从这边数第七个窗子就是我们宿舍的，你到窗子那边，我直接给你钱。”

春答应着，朝着秦小溪指的方向走去。

秦小溪打开窗子时，春已经等在窗外了。室内的灯光照在春的脸上，这是一张充满朝气的长方脸，明亮的大眼睛，闪烁着孩子般的纯真。

秦小溪给了他一张五十元的钞票，他熟练地找着零钱，同时拿出一张名片和零钱一起递到秦小溪的手里：“我们店饭菜的品种很多，下次你可以按照这上面的菜名要外卖，很方便的。”

秦小溪对春说：“好的，以后你再来时，不用打电话，敲一下窗我就知道了，也不用跑出去，多方便啊！”秦小溪当时为什么这样说，过后她自己 also 感到惊讶，因为她还没有尝一下比萨的味道，这样说实际上是表明了以后她会经常叫外卖的。

春愉快地笑着，一排整齐的牙齿，在小麦色的脸上显得出奇地白。他的笑容非常有感染力，让你感觉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真诚的笑，而不是那种出于礼貌或者是别的什么原因的笑。

回去的路上，春的心情好极了。北京真是能实现一切梦想的地方，这里还有童话故事里才有的白雪公主，刚才他看见的分明就是白雪公主，她穿着粉色的长裙、粉色的毛外套，两脚踩在一对棕色的毛毛熊里，无论是她的长相还是穿着，都和童话故事里微笑着的白雪公主像极了。如果每天都能见到白雪公主该多好啊！在小学四年级时，他第一次从同学那里看到了《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的彩色画书。

初中毕业时，论学习成绩他可以顺利地考上县城里的高中，读三年的高中再考大学，最好是考北京的大学，将来在北京找一份工作，这是他做梦都想要的生活。小时候他常听到娘和邻居们拉呱说，一辈子没有进过北京城等于没出生，一辈子没有见过天安门等于白来世上走一轮。那时他就暗暗下决心，等长大了一定要去北京工作，把爹娘都接到北京去生活，让他们天天都能看到天安门。

春永远也不会忘记那个让他伤心至极的晚上，他无意中听到爹和娘的谈话，当时他们以为春已经睡着了。

娘说：“我就怕咱儿子考上高中。你说，他要真考上了，咱怎么张开口对孩子说呀！”

爹说：“张不开口也要说，他上初中时几百块钱的学杂费都是借的，还有你生病花的那些钱，到现在还没还上，我见了人家都抬不起头来。”

“我不管。如果咱儿子能考上，我就豁上脸皮，到俺娘家村里去借钱，借不够再到咱儿子姨家村里借。”

“算你有本事能借到第一年的学费，第二年、第三年怎么办，你再借？你拿什么还人家？”

“一想到县里的高中那么难考，每年一个村里也就考上两个三个的，你说咱儿子要是考上了，没有钱上，儿子的心里该多难受啊！我还不心疼死！”

“唉！我的儿子，你以为我就不心疼啊！现在上不了高中咱们心疼，如果咱借钱供他上完高中，将来他考上北京的大学，听说读大学的学费可不是一千两千的问题，每年连吃带住要数万块钱呢！你说，到那时再和孩子说，没有钱供他读大学，他读了三年的高中，再回来种地，那时候你心里就好受了？”

“唉！但愿咱儿子考不上，这样他就不会怪咱了。”

春把头蒙在被子里哭了。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小时候他和村里的孩子打仗，明明是别人欺负他，回家娘还要打他，就是那样他也从来没有哭过。

春知道他们家的状况，从记事起，娘就总爱生病，家里从来没有多余的钱，一有点钱就会听到爹娘在商量该还谁家的钱了，好像总有还不完的债。春曾经偷偷地问过奶奶，奶奶告诉他，以前没有春的时候，娘的身体很好，生春的时候，娘得了一场大病，幸亏及时送到县医院，花了好多钱，娘才捡回一条命，但是从此身体便垮了下来。